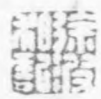


庚午歲莫積陰四十日不解
山村新歲又有酒食相招之
例凡六時中飲酒高枕讀
書各居其二此書再閱自
小除夕至人日卒業

崇禎四年正月九日

秋香山堂記



校鴻烈內壽叙



不佞嘗從二三友人士品隲百代兩京
諸家言馬班成信史不朽於春秋之文
則父子耳老氏登壇主符靈莊氏為
申之荀揚諸子取在六風定六書者
與之同信仲矣美書集為代文人成
書鴻烈大都難道德之堪漾道也
之派錯以申緯綴以韋翟母乃教員

乎汪子曰色尚玄素而目猶羨黼
黻之觀音首洞戒而身不居泔楚
之調勢之所必造也鴻互雖括括群
之乎亦以布法崔嵬而旨泓奧編
珠貫玉吐葩掬藻寸楮並為雲章
辟之趨至谷中花鳥呈奇燕尾榴標
奚二八運舞笙鏞迭奏令人驟以目
眩而不知驟以耳視文章之鉅器不可

勝原觀其上述太清之迄古字精之
而無朕垠也大之而不可圍也續終以終
籀而不可縷指也奇正交司而差定
互伍也晉魏諸名家每缺涉其蕪屋
乞以備通閱諸本訂真贋系異同出
既有年亥亥之患庶幾免乎若夫
始素翻解而上之則以俟諸覽者
時

萬曆壬辰歲秋八月既望欽邑汪一
鸞識

予書多有浮誇之病鴻烈愈甚

淮南鴻烈解總目

首卷

附錄

第一卷

原道訓

第二卷

俶真訓

第三卷

天文訓

第四卷

地形訓

第五卷

時則訓

第六卷

覽冥訓

第七卷

精神訓

第八卷

本經訓

第九卷

主術訓

第十卷

繆稱訓

第十一卷

齊俗訓

第十二卷

道應訓

第十三卷

汜論訓

第十四卷

詮言訓

第十五卷

兵略訓

第十六卷

說山訓

第十七卷

說林訓

第十八卷

人間訓

第十九卷

脩務訓

第二十卷

泰俗訓

第二十一卷

要畧

淮南子總目
吳郡顧氏藏板

淮南鴻烈解總目

長洲許世魁刻

淮南鴻烈解總目

第一卷原道訓

第二卷俶真訓

第三卷天文訓

第四卷地形訓

第五卷時則訓

第六卷覽冥訓

第七卷精神訓

第八卷本經訓

第九卷王術訓

第十卷繆稱訓

第十一卷齊俗訓

第十二卷道應訓

第十三卷汎論訓

第十四卷銓言訓

第十五卷兵略訓

第十六卷說山訓

第十七卷說林訓

第十八卷人間訓

第十九卷脩務訓

第二十卷泰族訓

第二十一卷要略

馮烈解總目

淮南鴻烈解附錄

淮南王傳

漢龍門司馬

遷護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

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

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剉之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

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

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蔣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

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
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無告
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
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
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
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
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
賜長帛五千疋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
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

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
舂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
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
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
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
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

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毋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廩
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
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
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誅所與謀者於是
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
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且
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
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
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

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
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
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
曰爲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
覬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
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
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

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
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議孝文
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上憐淮南厲王廢
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
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
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
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
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
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
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
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
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

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傳

漢安陵班

固譔

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盟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

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歿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

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廼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

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劔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從迹連玉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玉
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玉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
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時上不許公卿
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玉王視漢中尉顏色和問
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
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當弃市詔不許請廢勿玉上不許請削五縣可
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

宣言赦玉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
使來恐其捕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
玉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
人甚耻之爲反謀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
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
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
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
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

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

南王陰事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

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
法冠欲如伍被討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
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
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
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
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
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

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
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
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
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
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
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
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
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

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玉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

賈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藩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剽懷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

淮南子附錄
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
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鴻烈解序

漢河東高 誘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
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
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逐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
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得幸有身趙王不敢納之宮
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
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

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
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
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吕后母
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
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
侯不爭其母於吕后因推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
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
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
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

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
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
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
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
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
離騷賦自早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
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
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安

言近老子

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
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
福世間詭異瑰竒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
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其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
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
不援採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所著諸長字皆曰
修光錄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
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廬

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
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
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於是
以朝鋪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
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
典農中郎將并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
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
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
以觀後學者云耳

淮南鴻烈解總評

揚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
傾天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
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

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慎註慎自名註日記上。今存原道。倣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列于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又慕其離騷傳窈窕多思致。

誠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
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
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覆也淮南之奇出于離
騷淮南之放得于莊列淮南之議論錯于不韋之
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于
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技伍被惡
昌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
其書駁然不一

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徃徃愛
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
表者

又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
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逢議橫起瓌詭作新可
謂一時傑出之作矣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慎註而
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

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
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
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
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
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八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
瓌竒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
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蘆泉劉氏曰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

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慎子山海經爾雅諸書
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
錯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
呈也故稱職稱臣先儒誤以爲慎註又疑非誘註
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雖
無足取然論律呂而存古樂論躔度而存曆數天
文地形亦有當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
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

經道為文

王氏卮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托八極也廓張也析開也八極八方

之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混混

汨骨汨濁而徐清

淖湧也冲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

也然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所朝夕盛衰

舒之頓

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

舒散也頓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

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

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味能明

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

宏宇宙

而章三光

絃緇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三光日月星

甚淖潮

而河

歌甚纖而微

河亦淖也夫體多瀦者曰河

山以之高淵以

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

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大飛不動曰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

柄立於中央

二皇伏羲犧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

神與化游以撫

四方

撫安也

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

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

竝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

鈞旋轂轉周而復匝

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

已彫已琢還

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

恬愉無矜而得

于和

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

有萬不同而便于性

萬事不同

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

神託于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

只此一句已足陰陽之體用若夫

總合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節四時而調

五行响虛嫗預覆育萬物羣生响溫潤于草木浸

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骼格生

也奮壯也角骼獸胎不贖鳥卵不贖胎不成獸曰

贖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

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妖星含德之所

致也含懷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成

化像而弗宰宰主歧吉行喙弁息宣飛蟲行蠕

軟麕鹿之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

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

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布施稟

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臣困乏子不足旋縣而不

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縣猶小也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

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况兮

不可爲象兮况兮忽兮用不屈兮忽况無形貌故

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

動有所應故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

曰不虛動

也倪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

者陽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微霧天之微氣驚况

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况忽無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

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於抱羊角而上扶攀

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

闔鑰天門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鑰入

也閭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末世之御

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鋟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

馮夷大丙爭在前御不能與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

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

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論體道縱志舒

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

令兩師灑道使風伯掃塵兩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

電激氣故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上游于霄霓程

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

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

也樞本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

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

也

也

也

也

也

大戴記文王
官人篇故字
多同此解

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

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之形埒劣者何也

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

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叫呼仿佛默然自

得之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

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

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

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

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

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

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

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

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距瓜

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經

也

苦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射者射者扞鳥號之弓，彎基

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基羨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

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鳥號之弓。重之羿逢

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

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

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

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

蟹捕鼠，蟾蝓除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

以艾灼蟹，巨上內置穴中，迺熟走窮穴也。蟾蝓蝥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

昔者夏鯨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

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

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

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胃中，

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

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

成則衛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

蹶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

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

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籌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黃帝也繁數離朱之

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也而不能見淵中

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

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

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

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

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

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踔實而

走踔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

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然焚也負者常轉窾科者

主浮自然之勢也負輪丸之屬窾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

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

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

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鷹到生挫傷者彫落也鷹

鷗搏鷲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

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

禽獸有苑苑尊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

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於發聲於越夷言也越產細葛各生

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

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地於是

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

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綌不袴褲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

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鴈門之北狄不穀

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鞞便之

也不穀食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

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徒

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

則化而為枳鴈鴒不過濟酒辨酒渡汶而死形性不

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

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無為者不以為物為也

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

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嗟

槎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

故牛歧蹠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

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

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

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

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

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謀而當不

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于靈府與造化

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

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

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

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犧神農間與高辛爭為帝高辛

不周山崑崙西北傾猶下也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

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

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

在聖孔子是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

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暮年而田者爭

處境橈堦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

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

原道則 桂雨子一卷

崖岸委曲深潭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

設不信之言手不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馳行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

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夫能理三苗朝

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徙裸國納肅慎

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納

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

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能無為故物澹然無治而

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

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

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

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柔弱

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者柔

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

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

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而高者必以下

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

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所

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

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

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

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

已者而同。言強之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

大之為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

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是故柔弱者生

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榦質也先唱者窮之路

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墮陷故曰窮何以知其

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

指湊猶言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於月以至於死。

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

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

者踰下。則後者履之。履履也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

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

弓矢質的也。質的射猶錚頓之與办办犯難而錚

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錚矛戈之錚刃矛

犯難錚在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

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

流。發動凝如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於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

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

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

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

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

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

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

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礪磨堅莫能與之爭

礪磴也攻大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

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

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

原道川

澤及蚊蚊音饒蚊蚊行蚊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

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

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

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

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糺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

也重強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

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况之區上言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遭回猶委曲

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

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

也通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紛軫與萬物始終轉

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

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

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

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祖宗皆本也

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

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

出生入死自無蹶有自有蹶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

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躋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

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者一

道之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

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負不

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

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忒。民。隱閔。純

德獨存。穆忒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

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

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

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圈際也。則名

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宮商角徵羽之變不可

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甘酸鹹之化不可

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青赤白黑黃之變不可

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

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

原道訓 淮南子 卷一 道原

色成矣。白者染之故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

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其全也。純

兮若樸，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兮若盈，澹

兮其若深淵。冲虛盈滿澹澹不動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

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總衆也百事之根

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

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

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

去其誘慕。誘慕諭貪榮勢也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

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

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

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

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

邪。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失也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扁外閉反有

以奉天素而反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

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

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

道

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

至也。不載於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

也。散亂粹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

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中，能

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

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

堅強而不韞。韞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

而不逼，處大而不窺。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鬼不躁，其神

不媯。躁，狡媯煩媯也。湫，秋，溲，遠，寂寞，為天下梟。湫，溲

清靜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

復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

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也。

登高臨下，無失所乘，履危行險，無忘玄仗。玄仗，道也。能

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

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

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

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

亡乎富貴，而在于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

原道則... 淮南子... 卷一... 莊

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

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容也。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

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頌頌頌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

釣射鷓鷯，鷓鷯鳥名，長脰，綠身，其形似鴈。之謂樂乎？吾所謂

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

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

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道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懼也。先王之道

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汨也。不以身

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曜不忻忻，忻，忻也。過制也。其

為悲不憒，憒，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挫而無所定，吾

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

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疏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

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

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

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

絃，席旃茵，傳旄象，傳，著也。旄，旌也。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

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消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

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

也。靡曼，美色。

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

原道記 卷一
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于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

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熱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

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

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

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

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

苦。萬物玄同也，無非血氣。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玄

也玄同言萬物皆受三和於天也夫天下者亦吾有

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

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

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

性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

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

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溟海

裔，溟崖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

音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耳聽滔朗，朗

奇麗激珍之音，激有激揚珍揚鄭衛之浩樂，結激

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

之所以淫泆流湏

齊於凡民故曰齊民

聖人處之不足以營

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

鄉側谿谷之間

側仗也

隱于榛薄之中

藜木曰榛深草曰薄環

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為樞

堵長一丈高一

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上漏

下溼潤浸北房

浸漬也北房陰堂

雪霜灑

猶灑

浸潭茨

觚

灑灑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茨蔣實茨者蔣實其米曰蔣胡蔣音漿

逍遙于廣

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

兩山之間為峽

此齊民之所

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

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

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

故夫烏之啞

雅

啞鵲之喑

惜

喑豈嘗為寒暑燥溼

變其聲哉

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

是故

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

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

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

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

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

有不易之規矩不能方圓，鈎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鈎繩無以施

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

得道者窮而不懼，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

不傾。機危也，傾覆也。新而不久，久而不渝。助明也，渝變也。入火不

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

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

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不利

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

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

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

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

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

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

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

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蚊行也，虻動之蟲。

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蠕動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

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

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眚。眚然能視管

養生修身
三三卷

原道川
桂南子一

營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
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
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
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踈殊埒坎頭抵植
木而不自知也蹟蹟也楚人讀蹟為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
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
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
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
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仔也是故貴虛者以

毫末為宅也

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

今夫狂者之

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

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

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

于連嶮樓

列埒之門

運行枯病也形體也連嶮猶離嶮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

均而蹟蹈于污壑穿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

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

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

神清靜故利形

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曙於勢利誘慕於名位

莫曙猶鈍曙莫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

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

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

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

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

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也遇時也百

淮南鴻烈解卷第一



